

# 足美足

——再生——卷

蹉 跎

再生作

無錫通匯橋樹巷里

先社出版公司印行

一九三〇年八月初版

1—1500冊

實價大洋四角八分

有著作權不許翻印

曹涵美先生作封面

# 目 次

## 上卷

萊小姐

春晝

燕子啣來的花瓣

廊下

## 下卷

真如

## 萊 小 姐

愁人別是一般情——朱淑真

近來我的記憶力，不如從前了；過去的事蹟大半模糊，有的竟至回想不起。

這是三年前的事，那時我不過十四歲；年數不

多，憶起還算清楚。有一天，大約在那年夏日，有一個姓謝的販綢客人來看房子；我家樓上本有三間住房空着，他就看定了那幾間。過了一星期，姓謝的綢商全家搬了進來，一家四口，倒覺清淨。謝先生夫婦，看上去年紀約摸四十左右；僅有兩個女兒，一位就是萊小姐，我記得是十六歲吧，一位很小，只二三歲呢。數日後，我與萊小姐認識而且熟悉了，暇時常在她房中坐着玩，直至老媽媽或是母親屢聲喚我，才肯下樓。我雖同她常在一起，可是她的容貌我從未仔細看過，年稚無知，那裏想到這些；到今連怎樣一個模型也記不得，總之是很清秀的。

我記得萊小姐有種古怪的習性，常是要哭：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，也是永久的疑惑。她見了什麼悽慘的情景，聞了什麼沈痛的故事，別人還未動心呢，她却別有心腸，已經兩眼通紅，接着眼淚奪眶而出，流過兩頰，一顆顆落在襟上。我們常同她

廝混慣了的人，每見她雙眉緊聚，清淚欲流的光景，不由得表露同情，間接地也感着她這時心頭的痛與她鼻際的酸。有時並不爲了甚麼事，她心城像是受了悲傷的襲擊，眼淚突然間淌下，自然而然地抽出嚶嚶泣聲。我們真不知窈窕靜嫻的萊小姐，怎麼會養成這樣奇特的脾氣。

她從校中散課回來，放下書袋，不是拿着枝鳳簫臨窗嗚嗚地吹，便是執着本詩集對花朗朗地讀；對於功課似乎很是淡漠。

那時鄰近都讚諛萊小姐的簫吹得悠揚清靜，動人聽聞，可稱淑女幽致；而我的見解似乎與衆不同，覺得她吹的音調十分悲切，像含有千言萬語，傾吐無從的情景：這或者是我小時的神經過於敏捷吧。當輕妙的簫聲，領着萊小姐的隱痛從窗口落下，院內一花一草一枝一葉都如觸着不快之感，低頭傾耳，默默然似擔重憂。她吹的終是幾曲老調，花三弄與花六板，早上晚間常聞她吹這兩個，我却並不



因此而厭聽；老媽媽譏她“壽星唱曲子”我頗不以爲然。

我最歡喜聽她讀詩，有高有低；有徐有疾；比我校裏唱歌教師喊的那種令人聞了都要麻肉顫心的澀調，真要好聽得幾百倍呢！有好多首詩，悉被我聽熟了；在閒散時候，常要當作小調脫口唱出來。她吟詩的腔調，我學來頗得神似；因此每當我這樣的唱，鄰伴都要指着我笑，瑤更說我與萊小姐同化了。聽熟的詩至今雖已過半忘却，幸而猶能記得一二。寫在下面的幾行，就是她平日愛誦的斷句，也就是我當年當作曲子唱的調兒：

“……高才脫畧名與利；日夕望君抱琴至……  
將仲子兮，無踰我里，無執我樹杞！豈敢愛之；畏我父母。仲可懷也；父母之言，亦可畏也。……閒  
悶閒愁百病生，有情終不似無情。……春心莫共花  
爭發；一寸相思一寸灰。……”

此外還有一闋詞，萊小姐曾自己代爲製譜，編

成一曲有音律的調子；我記憶也最深刻，到現在還能從頭至尾一字不遺，依着節拍背唱出來：

獨行，獨坐，  
獨唱，獨酬，還獨臥。  
佇立傷神，  
無奈輕寒着摸人！

此情誰見？  
淚洗殘妝無一半。  
愁病相仍，  
剔盡寒燈夢不成。

有時她讀詩也要讀到哭起來。憶起有一次環無意笑落地說：

——萊小姐，你自己覺得羞嗎？鄰家的女兒比你少得十幾歲，也不哭了呢！

她聞了，以爲是環有心譏笑她，面上一陣羞紅，一陣變色，惱怒懟恨的神色現於眉尖；適若靜駐着的秋水，受了急雨激盪，登時掀起不平的波浪。爲了這事，萊小姐後來有好幾天不去睬環，兩下於甬道或廊下遇見了，大家假裝不曾看見，視同陌生人。我祇怪環太魯莽，不應這樣嘴快；得罪人家的話，隨意衝口而出，絕不想想前後。

因爲她如此愛哭，我們都要當面取笑她，說她是個工愁善病的林黛玉；她低下頭只當沒聽見。每次聞她哭時，我同瑤常要上樓安慰數句。瑤一面用手拍着她微聳的兩肩，一面帶着滑稽態度笑說：

——林妹妹，不要哭了；寶哥哥就要來了呢！

這樣一來，她就忍不住也笑了，但不滿幾秒鐘，她那含淚的笑容立即斂隱。有時安慰不來，我們就拖她下樓，用袖替她拭淨面上的淚痕，同她往街上走去，她纔不得不停住哭了。

我們中間沒有一人能明瞭她究竟爲了什麼緣故

常常哭泣。瑤與我好幾次拉住她婉聲追問，我也曾背着人私下問過，她老是不啓唇。有回問的她發急了，她掙脫我們的手，半嗔半差地走開，像是怪我們不應如此多事；行不多遠，又隱約聽見她在嗚嗚咽咽地拉着泣音。我們祇得去問她母親，她母親也推託不知，說她天性喜哭。我却不信；人的性情都是生後被外界養成的，那裏來有天性；萊小姐的哭一定有底細在內，只不願對人直陳罷了。

過了半載，是那年歲終，謝家就搬走了，萊小姐自然也跟着去了；臨別時的情景，我已全然忘懷。聽母親說是因爲謝先生在這里生意不佳，所以搬回杭州去了。搬走後，她曾寄給瑤兩封短信，不過寫些一路平靜，安抵家鄉的套話，以後就永未寫過信來。我催着瑤寫了好幾封信去問候，可怪直到如今沒有片言隻字覆來。她寄來的兩信，至今我還保存着，萊小姐留與我們的紀念祇有這一點兒值得睹物思伊；這二通短札在我們看來，可算珍逾尺璧了。

別後三年之內，不知她落掉幾許眼淚，哭過多少回兒，不知有誰在她身邊輕聲慰問：我們真一些也不曉得，簡直如石沉大海，音息渺渺。她今年算來已有十九歲了，怕已嫁了郎君了吧？如其她嫁得一個美貌富情，長於體貼的少年，那真是我們所希望的，我們真應該前去躬身賀喜呢，那麼又爲何不告訴我們一聲？我疑惑的心，不由得想到不吉祥的字面上去，——萊小姐死了吧。否否！決然不會；我知道那用天工刻鏤成的人兒，決然不會無緣無故就歸真的；那麼又爲怎不送一個信來，累得我們一家日夜望念着呢？我們現在不能聽見有人哭泣，更不能聽見有人吹簫或詠詩；聽見了就要加倍想念這位絕無回音的古怪小姐，爲着她那奇特的脾氣與蹙眉的愁容憂慮而不樂。

路遠途阻，我們祇有遙遙祝福她平安康健。

十三年十二月一日

## 春 晝

春晝漫漫。

我走過廊下，環與可麗臨窗坐着下圍棋。

滿院寂寂，一無聲息。幽緻修長的綠竹，亭亭

地立在微熱窒悶的空間不擺不動。耳邊一句鳥語也不聽見。蝶影款款，繞着欄杆上下飛舞。

我深恐驚破這莫可名言的靜境，輕輕移着小步；轉一個灣，走近廊的盡處。我見瑤的房門虛掩着，隱聞內有低吟之聲。側耳細聽：

“……居人愁臥，恍若有亡。……一赴絕國，詎相見期。……怨復怨兮遠山曲；去復去兮長河湄。……春草碧色，春水綠波：送君南浦，傷如之何！……與子之別，思心徘徊……’

聲止了。我暗自推門進去，見瑤禿着繡架對壁畫作遐思。我走近她，她還不曾覺察；我有意提高喉嚨叫道：

——瑤姊，你癡了嗎？

她被我這一驚，呀的一聲從椅中跳將起來：安一安神，一手亂拍着胸，一手指着我怨恨的厲聲說：

——你——你這促狹鬼，嚇——嚇死我了！

我在一旁手舞足蹈，格格笑個不歇。忍止笑又

說：

——你又在想念海外的可敏了。恐怕他不在想念你呢！

想不到她要過來擰我的耳朵，我仍是指手劃足的說得有趣。我是不隄防，又是難逃避，右耳已被摸了一下。我按着無辜受痛的耳朵，勉強支住眼眶中將要淌出的淚，虛裝着原有的嘻笑而說：

——愈打愈要說，還要說給姑母聽。

瑤生氣的向我奔來，我知道她不懷好意，連忙奪門逃出。回頭見她立在門檻上憤惱的指着我說：

——淘氣的東西，你用心着；回來告訴了母親，罰你一頓夜飯。

我含忿回到書房，暗想這次被她擰了一下，心實不甘；決不與她好好罷休，終該想個報復的方法，出出這一口冤氣。於是尋了一張紙，寫上一首朱絳的“春女怨”：



獨坐紗窗刺繡遲，  
紫金花下囀黃鸝：  
欲知無限傷春意，  
盡在停針不語時。

我在背面糊了一些漿，徑赴瑤處。可麗與環見了跟來問我什麼事。我連忙向她倆搖手示意，叫她們不要作聲，於是把前情述了一遍。環笑對我說：

——璞哥不要淘氣了；瑤姊是不好惹的，回來告訴母親，真的吃不到夜飯，白白餓了一頓。大事變小事，小事化無事：我看你還是免了吧！

——不關事的！她捩了我一下，我那肯與她甘休，要知我也不是好惹的。母親罰我，我祇要使老媽媽一疏通，一勸說，那就沒事了；只望你不要在旁邊帮着瑤姊鼓煽就得啦。

——好呀！我是勸你的，怎麼帶起我來了！真所謂“忠言逆耳”——橫豎與我無干，你去管你的吧